

烟花女荣辱记

(法)巴尔扎克 著



烟花女荣辱记

《烟花女荣辱记》初版序言*

(1845)

当代风俗越来越平淡无奇、模模糊糊。十年前,本书作者曾在文章中指出,当代风俗已经只有细微的差别了。事到如今,就连这些细微的差别也正在消失。据《阿尔基安的小路易》和《雷里山的穷汉》的作者^①观察,现在只有在窃贼、妓女和苦役犯身上才能找到支离破碎的风俗和喜剧效果,只有在社会之外的人身上才能找到毅力。现在的文字缺乏对比,而没有距离就不可能有对比。然而距离却在日益消失。如今,马车想在行人头顶上走,很快就会是步兵将坐在低矮小马车里的富人溅一身泥了。黑礼服获得全胜。裹在礼服里并坐在马车里的人同时也鼓动人的精神,他们生活在礼节与习俗之中。一位大臣完全可以坐在一匹马拉的寒酸马车里去觐见国王;我们在杜伊勒里王宫中也见过出租马车。大臣、将军、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绣花礼服,一句话,高级礼服,已经羞于露

* 此序言出现于一八四四年八月波泰版《烟花女荣辱记》三卷本之首,书上印的日期为一八四五年。

① 作者名叫夏尔·拉布,上述两部小说分别发表于一八四〇年和一八四一年。

面，反倒显得是奇装异服了。我们反对这个时代的理由当然非常充分，但是由于我们抨击的弊病是可怕的虚伪，自然我们就变成了品行不端的人。

本书如实描绘了在巴黎万头攒动的密探、靠男人供养的妓女和与社会搏斗的人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十分有必要在本书之首说明一下这是一本什么书。创作“巴黎生活场景”而略去这些奇异的面孔，那简直是胆小鬼的行为，我们是绝对干不出此等事情的。何况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触这些深刻的喜剧内容。审查机关再不希望在舞台上出现这类东西，然而杜卡莱^①和财源太太^②这样的人哪朝哪代都有。

为了充实“巴黎生活场景”，笔者尚待创作的有《司法大厦》，《戏剧界》和《学者界》^③，因为《政治界》属于“政治生活场景”。

将这些写好了，遗漏的就不多了。作者正在准备与此相对应的一部作品，其中可见美德、宗教和善行在大都会的腐败之中能起什么作用。这将是篇幅很长而又难写的作品，作者已经写了将近三年时间，一直未能完成。《一个圣徒的恶行》和《拉尚特里男爵夫人》是从这部作品^④中摘取的两个片断。这部作品在写美德上很了不起，从中每个人也都可以历数作为巴黎文明基础的各种可怕罪行。

① 杜卡莱是勒萨日喜剧中不道德的金融家。

② 财源太太是勒尼亚尔的剧本《赌徒》中的脂粉商人。

③ 可能这些就是后来写的《大厦一瞥》，《戏剧本来面目》和《学者之间》。

④ 即后来的《现代史拾遗》。

作者以《十三人故事》作为“巴黎生活场景”的开篇时，就曾许下诺言，要以同样的思想结束这个场景。这个思想就是结社以利于慈善，正象在另一本书中结社是为了享乐一样。

象达朗贝尔论述格调那样，以十分教条的方式，是不大能够深入到社会机体之中的，必须在一个罪犯的带领下到监狱去，到司法部门内部去。同样，在这部作品中，银行家将我们带到了年轻、美貌而又轻浮的女人那不同寻常的生活纠葛中去。

这部小说由极为真实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细节组成，取自个人生活，在权力的门口和初审法官的办公室内结束。所以，它还应该有一个续篇。司法界及其各种形象在巴黎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不能不对它进行一丝不苟地研究、描绘，使之再现。

这样，不久以后，十九世纪巴黎的盛大图景将要结束，但愿能够如此。没有一个特点会被忽略。在这里，科朗坦，佩拉德和孔唐松代表侦探的三个方面，正象伏脱冷一个人就代表整个的腐化和犯罪一样。

不少人曾经打算指责作者创造了伏脱冷这个形象。一个社会里有五万名囚犯，他们的存在时时刻刻具有威胁性，迟早会引起立法部门的注意。在一部准备为这个社会拍照的作品中，有一个囚犯并不多（《十三人故事》中的费拉居斯只是一种巧合）。最近十年来，几支受假慈善支使的笔已把苦役犯变成了饶有趣味、值得原谅的人物，社会的受害者。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描绘是危险且反政治的。必须表现这些人，表现他们

是什么样的人，是永远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人。这正是《伏脱冷》这个剧本十分不为人理解的含义。在这个剧本里，人物断定自己无法回到社会中去，表现了警察与一个不断受到追击的窃贼之间富有戏剧性的斗争。

待日后人们看到本书作者怎样精心地将高级妓女、罪犯以及他们周围的人这些奇异的形象搬上舞台，怀着怎样的耐心去寻找喜剧色彩，怀着对真实的何等热爱在这些个性身上找到其美好的方面，通过什么纽带将他们与对人类情感的总体研究联系在一起时，说不定会为他说句公道话。自然，纽沁根男爵就是现代的皆隆特，是穿着现代服装以现代方式受到嘲笑、欺骗、打击，兴高采烈而又遭到诬蔑的莫里哀笔下的那个老头子。所以，本书呈现出巴黎面面观的一面，在《人间喜剧》中，它排在《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克洛丁娜的奇思异想》^①和《纽沁根银行》之后，说不定人们以后会见到光彩照人的爱丝苔出现在卡迪央王妃^②那豪华而冷漠的腐化环境中和大银行家残酷可怕的恶行环境中。除非根本意识不到本书作者的目的是手段，——归根结底，他从事的是对社会各部分的分析和批判——否则，没有一个读者会拒绝承认他对问题穷追到底、从各方面研究这些问题的勇气。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一部作品的哲理之所在，至于最后的定论，寓意，含义，他不会叫诸位久等。

如果笔者今天写作是为了明天，这恐怕打的是最坏的算

① 即后来的《浪荡王孙》。

② 即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未来的卡迪央王妃。

盘，而且对他来说，这很可能是舍近求远。如果他希望立竿见影得到见名见利的成功，那只要跟着现时的思想走并且迎合这些就行了，有些作家就是这么干的。一部作品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在法兰西获得不朽，他比评论他的作品的评论家们更清楚，那就是作品必须真实，有良知，有哲理，与历代社会永恒的原则相谐。但是不可能在每一细节上都满足这些条件，它应该存在于整体之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肤浅的人一直会有权说三道四。对于现代的神祇——大多数，这个泥足巨人，必须给他点东西。这神祇的头脑很僵硬，虽然不是金的，却是合金的。

目 次

初版序言(1845)	1
第一部 烟花女子动真情	3
第二部 老叟情爱价几何	197
第三部 蹉跎路通向何方	370
第四部 伏脱冷最后显形	499

献 给

阿尔封斯·赛拉非诺·波西亚亲王^①殿下

本书基本上描写巴黎，近日在尊府孕育而成。请允许我将您的名字列于卷首。这是在尊府花园中生长起来，又为怀念之情所浇灌的一束文学之花。当我徜徉于 boschetti ^② 中，那里的榆树使我忆起爱丽舍田园大道，唤起我的乡愁时，是您冲淡了我的忧思。将这些花朵献给您，岂不是理所当然？我面对着 Duomo^③ 却向往着巴黎，在 Porta Renza 那样洁净、华丽的小道上漫步，却憧憬着自己国家那样泥泞的街道，真是罪过！将本书敬献于您，也许能补赎我的罪过于万一！今后当我有著作待发表，可以题赠给米兰女子^④时，我定会在我们热爱的人中，幸福地找到你们那些古代作家已经十分珍视的名字。我十分怀念我们热爱的这些人，望您不要忘记衷心爱您的

巴尔扎克

一八三八年七月

-
- ① 米兰女子，大约是指亲王的情妇博洛尼尼伯爵夫人和亲王的妹妹桑塞弗里诺伯爵夫人。后来巴尔扎克将《夏娃的女儿》和《公务员》分别题赠给她们。

4

- ① 阿尔封斯·赛拉非诺·波西亚亲王(1801—1878)，一八三三年，巴尔扎克曾经到米兰这位亲王家中作客。
- ② 意大利文：柯丛。
- ③ 意大利文：大教堂。

2

第一部 烟花女子动真情

一八二四年，在歌剧院举办的最后一次舞会^①上，有一位年轻人貌美异常，使好几个戴假面跳舞的人惊异不已。这年轻人在过道上和观众休息室中踱来踱去，从那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他在找寻一位由于意外情况留在家中无法脱身的女子。他的步履时而拖沓缓慢，时而急促匆忙。这种步态的奥秘，只有上了年纪的女人和整天闲逛，见多识广的人才能揣度出来。在这万头攒动的约会场所，谁也没有多少工夫观察别人，各人有各人热中的事情，无所事事本身就引人注目。那时髦青年只顾找人，对于自己在人群中引起的哄动竟丝毫没有察觉：戴假面的人们有的发出戏谑的赞美，有的真心诚意地表示惊异，有的尖酸刻薄地插科打诨，有的说出最温存的话语，年轻人对此一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虽说他的漂亮仪表颇似

① 当时，歌剧院坐落于皮货商街。舞会的传统可上溯至一七一五年。每年于狂欢节时开始，有时提前半个月开始。有乐队，社会各阶层均参加，人数众多，常有人乘机耍些恶作剧。大约一八三六年以后才变成假面舞会。一八二四年的最后一次舞会于二月二十八日举行。

那些到歌剧院舞会来寻花问柳的人，他们等待着艳遇，就象往常弗拉斯卡蒂^①还红火的时候，在轮盘赌台边等待运气一样。而这青年对自己在晚会上的成功却显出布尔乔亚那种成竹在胸的神情。组成整个歌剧院假面舞会的那种三人神秘剧，只有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人才知晓，这个年轻人大概就是一出戏的男主角。对于那些为了能对别人说“我见识过”而前来的青年女子，对于外省人，对于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和外国人，歌剧院可能是个令人厌倦的宫殿。这黑压压的人群，缓慢而又急促地往来穿梭，上上下下，扭动身躯，转过来，又转过去，只能将他们比作在木头堆上爬行的蚂蚁。这种情形在上述几种人眼中之不可理解，正如一位不知“总账”为何的下布列塔尼农民对交易所的不理解。在巴黎，除非极个别的情况，男人一般都不化装，因为男人身穿多米诺长外衣^②显得十分可笑。在这方面，民族精神倒得到了充分发扬。希望掩饰自己幸福的人无需到此就参加了歌剧院的舞会；纯粹被迫进去的假面人，一进去很快就出来。最好玩的景象便是门口那种拥挤，从舞会开始便是如此：如潮的人群向外逃，与向里拥的人挤成一团。化了装的男人要么是妒火中烧的丈夫——他们前来刺探自己妻子的行为；要么是腰缠万贯的丈夫——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行为被妻子刺探了去。这两种情形都很可笑。有一个惹人注

① 弗拉斯卡蒂赌场坐落在黎塞留街，是巴黎赌客最多的赌场之一。各赌场均于一八三七年底关闭。

② 化装舞会上穿的一种带风帽的长外衣。

目^①的假面人，矮而胖，走起路来活象一个木桶在地上滚动。他跟踪着那个年轻人，而年轻人自己并不知晓。歌剧院的任何一位常客都看得出来，那个身着多米诺长外衣的假面人要么是是个什么董事，要么是个经纪人，要么是一位银行家，一位公证人，要么是怀疑妻子不忠的一位布尔乔亚。确实，在上流社会中，没有人会紧追着令人丢尽颜面的证据不放。已经有好几个假面人对这个魔鬼般的人物指指点点，拿他打哈哈；也有人斥责他，有几个年轻人对他恣意嘲笑，可是他那宽阔的身躯和他的姿态说明，他对这些无关紧要的表示丝毫不放在眼里。那年轻人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恰似一头被追踪的野猪，既不顾耳边呼啸的子弹，也不顾身后狂吠的猎犬，一味向前冲去。虽然乍看上去，快乐和不安都穿上了同样的号衣——著名的威尼斯黑色长袍，虽然在歌剧院的舞会上一切都乱成一团，但是组成巴黎社交界的各个圈子都在这里相聚、相认和相互观察。对于刚刚入门的人，有一些概念非常明确，这本利害冲突的天书，也象一本说不定很有趣的小说那样，可以读懂。在那些常客看来，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身上肯定带着什么约定的暗号，红的，白的，或绿的，表明长期争取的幸福就要来临。是不是要报什么仇呢？看到这个假面人紧紧跟着那个阔少，有几个无所事事的人又回过来端详那张漂亮面孔了。享乐已为这张面孔戴上了天国的光环。年轻人激起了人群的兴趣：他愈是向前走，愈是唤起好奇心。何况他

① 此字原文是 assassin（杀人的），有时戏指勾人魂魄、令人销魂。这里暗示假面人是杀人犯，同时在舞会上十分惹人注目。

身上的一切都表现出生活阔绰的各种习惯。这个迷人的小伙子，从前贫困曾用铁腕将他扼在巴黎城中。可是今天，按照我们时代那致命的法则，这小伙子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都与一位父亲既是公爵同时又是贵族院议员的最出类拔萃、最有修养的年轻人不相上下。美貌与青春年少可以遮掩无底的深渊，对他是如此，对许多年轻人亦然。这些人希望在巴黎扮演一个角色，但是不具备实现这个野心的必要资本，他们每天孤注一掷，祭祀这个京城中最受人崇敬的神祇——偶然。然而，这个年轻人的衣着、举止都是无可指摘的，他以歌剧院常客的身分在观众休息室那古典风格的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在这里，和在巴黎的任何地区一样，你的举止会透露出你是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来自何方，你有什么贵干。这一点，有谁不曾注意到呢？

“嗨，这小子真漂亮！从这儿可以转过身去瞧瞧他，”一个戴面具的人说。舞会上的常客认出来，说话的人是一位很体面的女子。

“您怎么不记得了呢？”挟着她手臂的那位男子回答道，“杜·夏特莱夫人给您介绍过这个人……”

“您说什么？这个人就是杜·夏特莱夫人一时钟情的那个药剂师的儿子？他后来当了记者，成了柯拉莉小姐的情人。是他吗？”

“我还以为他那一跤跌得太重，永远爬不起来了呢！他怎么能又在巴黎的社交场合出现，我真不明白！”西克斯特·杜·夏特莱伯爵说。

“他的气派象一位王子，”戴面具的人说，“这当然不是跟他同居的那个女戏子给予他的。我大姑^①早看出这一点，却始终没能帮他摆脱困境。我倒很想结识一下这位萨尔吉讷^②的情妇，你跟我讲讲他生活中的什么事，我好去要要他。”

这一对男女跟在那年轻人身后这样嘁嘁喳喳说着，更引起了那个戴假面的宽肩膀家伙的注意。

“亲爱的沙尔东先生，”夏朗德省省长^③抓住时髦青年的胳膊对他说，“让我向您介绍一个人，她想与您重叙旧好……”

“亲爱的夏特莱伯爵，”年轻人回答道，“是这个人叫我懂得了您对我的称呼多么可笑。国王的一道诏书已经将我母系祖先的姓——吕邦泼雷归还于我。虽然这件事已在报纸上公布，不过，事关这么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我还得毫不脸红地提醒各位朋友、敌人和漠不关心的人注意这一点。你们自己列入什么阶层，悉听尊便。不过您妻子还只是德·巴日东太太的时候就建议我采取这个措施，我确信，您是绝不会反对的。（这句漂亮的俏皮话，使侯爵夫人微微一笑，倒叫夏朗德省省长紧张得浑身一颤。）请您告诉她，”吕西安又加上一句，“我现在的家徽是成直纹的红色，在绿色图案的草地上，有一头银色的狂怒的公牛。”

“银色的狂徒，”夏特莱重复了一句。

① 参见《幻灭》，埃斯巴侯爵夫人是巴日东太太的弟媳。

② 一七八八年在意大利歌剧院上演过一部抒情喜剧《萨尔吉讷或爱情的学徒》，获极大成功。主人公萨尔吉讷极有诱惑力，行为却又无可指摘。

③ 即夏特莱伯爵。

“如果您不知道，侯爵夫人会给您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古老的纹章要胜过尊府家徽上的王室内侍钥匙及王家金蜂。那个家徽令闻名叫奈格珀利斯·德·埃斯巴的夏特莱夫人十分失望……”吕西安激动地说。

“既然您认出了我，我就不能再捉弄您。而我简直无法向您表达您是多么令我感到神秘，”德·埃斯巴侯爵夫人低声对他说，她从前曾经瞧不起的这个人^①，现在如此神气活现，出言不逊，真叫她大吃一惊。

“那么，夫人，就请您允许我保留那仅有的一次占据了您思想的机会吧，让我留在那神秘的半明半暗之中吧！”他微微一笑说道，一个人不愿意影响自己已经满有把握的幸福，就是这样微笑的。

侯爵夫人情不自禁地作了一个表示冷淡的小小动作。吕西安对过去的事记得那么清楚，按照英语的说法，她象是被割掉了舌头。

“我敬贺您老弟高升，”杜·夏特莱伯爵对吕西安说道。

“您既向我祝贺，我自然照收不误，”吕西安顶了一句，同时无限潇洒地向侯爵夫人施礼告别。

“这个狂徒！”伯爵低声对德·埃斯巴夫人说道，“他终于把自己的祖先弄到手了！”

“年轻人在我们面前妄自尊大，几乎总是意味着享有非同小可的艳福；如果在你们之间如此表现则说明时运不佳。我

^① 见《幻灭》结尾，埃斯巴夫人也是在歌剧院对外省诗人表示怠慢。

们的女友中，是谁将这只美丽的鸟儿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呢？我真想结识结识她。这样我今天晚上大概就有点乐趣了。写给我的那封匿名信肯定是哪个对手恶意所为，因为信里说的就是这位美男子。他那么放肆无礼就是这么来的。您盯住他！我去跟德·纳瓦兰公爵打个招呼。您该知道过一会怎么找到我。”

德·埃斯巴夫人正要与她的亲戚搭话时，那个神秘的假面人在她与公爵之间站定，对她耳语道：“吕西安爱您，那封信是他写的。您那位省长是他最大的仇敌，您是否可以当吕西安的面解释一下？”

陌生人走开了，留下德·埃斯巴夫人一个人站在那里。她心事重重，满腹疑窦。

侯爵夫人不认识上流社会中有什么人可以扮演这个假面的角色，她担心这是个圈套，便走到一边坐下，躲藏起来。吕西安刚才对西克斯特·杜·夏特莱伯爵讲话时，故意略去伯爵那野心勃勃的“杜”字^①，具有蓄谋已久的报复意味。杜·夏特莱伯爵远远盯着这位漂亮的时髦青年。过一会他遇到了另一个年轻人，他觉得跟这个人说话可以推心置腹。

“喂，拉斯蒂涅，你见到吕西安了吗？他与过去判若两人了！”

“我要是跟他一样的美男子，比他还要阔，”那风雅青年回答道，口气轻松而又乖巧，是雅谑的语气。

^① 与“德”一样，“杜”亦是贵族姓氏的标志。